

谢氏宗祠——道光年间衡州宗祠建筑风格的典范

■阳天舒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族系的传承和变迁作为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在推动人类文明、促进社会进步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脉络精髓和族系文化集中体现在各姓氏的族谱与宗祠里。

今天笔者给大家介绍的是身处闹市的谢家谢氏宗祠。谢家谢氏宗祠位于珠晖区和平乡和平村谢家组，始建于清道光年间（1821—1850年）。坐南朝北，砖石木结构，抬梁式构造，硬山顶，封火山墙，小青瓦，青砖错缝平砌，琉璃剪边，正脊中施火焰纹、置宝瓶，五山屏风角飞翘，屋高一层，二进三开间，面阔24.3米，进深12.8米，屋高9.1米，建筑面积221.13平方米。整个建筑用2根圆形石柱、16根圆形木柱支撑。整祠分别由禾堂坪、第一进大门、过厅、次间、天井、左右回廊、第二进敦教堂，周边封火山墙等设施组合而成，形成一个完整的四合院。

轴线即正屋二进呈前低后高布局。第一进前出廊，廊柱2根，石质；正门及门额均为石质，双开木质板门，门框之上浮雕麒麟戏珠、双凤朝阳，周施浮雕装饰，门额镌“谢氏宗祠”，楷书，自右至左横排；左右为文昌、天官像。门框上阳刻楷书对联，上联“南国蕃宣懿奕祺”，下联“东山公扶振千秋”。

门额之上为二龙戏珠，首尾相接。檐口内方形檐梁支托前檐瓦面，柱上额枋方扁，檐枋上雕刻有人物故事，瑞兽花草等图案，构图精美，惟妙惟肖，檐内采用青砖错缝平砌檐墙，檐内抱头梁的外端各浮雕一个人物雕像，屋檐瓦当滴水为蓝色琉璃瓦，挡风板下端为莲瓣形边，上施卷云纹，穿插枋上施祥云纹，檐柱外雕刻龙头。

檐柱上阴刻对联，上联：潇湘源远，还与万派朝宗；下联：席帽峰连，具见千重吐秀。

大门内为过厅，厅内立金柱两根，厅左右为次间，厅后为后檐廊，后檐无墙与天井相通，后檐立檐柱两根，鼓形石础，天井两侧出回廊，右侧回廊山墙上嵌有清宣统三年汉白玉功德碑一通。天井呈长方形，除前厅檐柱为石质外，其他柱子全为木质，下有石

质柱础。祠内木构件上大量使用木刻、木雕，部分木方两端或一端有龙首装饰。

第二进前出檐廊，后檐步置祖龛，供奉谢氏先祖牌位，左昭右穆，为该宗族最为尊贵的精神寄托场所，这一设施也反映了中国建筑与人文的有机结合，堂内金柱镌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题楹联一副，上联：原本溯荒田，历宋元历明，垂后人累叶箕裘，继继承承，敢昧宗功祖德；下联：光辉

分宝树，自东自南自北，合吾族三乡子侄，严严肃肃，永修春秋祭”。两进间置天井，天井两侧施廊，有利于通风采光，且屋面内坡呈“凹水归堂”式，雨水流于天井从暗沟排出，民间有“肥水不流外人田”的说法。

谢氏宗祠受江南多雨湿润气候影响，各类构造设计，均以遵循自然条件而化作造形元素的设计理念，所以瓦面设计生起、举高曲率自然流畅，前后走水、排水秩序明确，

屋内采光、通气亦阴亦阳，特别是作用为家族公共场所，祠堂在空间安排上注重开敞除前厅檐柱为石质外，其他柱子全为木质，下有石柱础。

祠内木构件上大量使用木刻、木雕，部分木方两端或一端有龙首装饰。屋脊采用三层青瓦堆砌，脊中置烈火、宝瓶，屋脊均有脊饰，两端为封火山墙，封火山墙有飞翅与角饰。木作梁、柱均为圆料实木加工，门、窗、花格多雕琢为地方传统花纹样式，表现出浓厚的当地民俗风情，同时也反映了当地的工艺水准。

谢氏宗祠其门楣、门额、柱础、梁、枋、墀头及正脊所施龙、凤、麒麟、人物、瑞兽、花草、宝瓶等雕饰精致玲珑，角柱石、腰线石和柱础上浮雕人物故事、动物和花卉等吉祥图案亦保留完整，其石刻、木刻、木雕既有圆雕又有浮雕、镂空雕，各种纹饰，构图精美，工艺精湛，且保留有清代题刻的楹联，具有极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整栋建筑以大门为中心，左右对称，设计合理，平面规整，是道光年间衡州宗祠建筑风格的典范，对研究湘南清代宗祠文化提供重要参考。

谢氏宗祠上世纪50—60年代作为和平小学，后来一直作仓库用。2000年谢氏后裔对屋面、檐板、木、石构件等维修，四面新建红砖围墙，前坪水泥硬化。2012年对屋面捡漏，檩檐维修加固，木柱校正，对祠内电线进行套装，环境进行整治，并配备了灭火器等消防设施。2015年12月，市政府将其列为第五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在谢氏宗祠内，里面常年摆设两艘龙舟，既是湘江东岸谢氏谋生工具，又是族人的精神图腾。谢氏家族临湘江而居，“靠水吃水”成为他们的生活来源和主要经济支柱，船是他们的谋生手段，因而他们对船有着特别的依赖和崇拜。100多年来与隔江的东洲村年年赛龙舟，从来没间断，这在衡阳传统文化中绝无仅有。

如今，谢氏宗祠设有专人负责管理。逢年过节，谢氏宗祠负责人会请戏班子来祠内唱戏。每年暑假，谢氏后裔学子们还会被邀请来宗祠座谈，接受传统教育。

谢氏宗祠内珍藏有敦本堂谢氏宗谱，该谱始修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至今已历五次修谱。其中族章族规中家规12条，家训18条，反映了历史的民风民俗，体现了谢氏先祖的人生价值观。

谢氏宗祠在衡阳古建筑已属凤毛麟角的情况下，显得弥足珍贵，因而谢氏宗祠是研究衡阳清代民居建筑、宗祠文化、装饰理念、民俗民情等方面的重要实物例证。



谢氏宗祠。

《八角笼中》 底层小人物也能“破笼”

■王珉



电影《八角笼中》的主演兼导演王宝强，在全国电影院路演时分享大山留守儿童经过格斗成就梦想的心路历程。虽然王宝强不善表达情感，但他真诚的语言深深刺痛了每个观众的内心。影片中，那些孩子身上没有光彩，靠拳头一点一点战胜对手，才有彩虹。片末呐喊大胜那一刻时，剧情从黑白变彩色，寓意着他们人生的转变。

影片《八角笼中》根据2017年媒体报道真实事件“格斗孤儿”改编，王宝强饰演的向腾辉曾经是格斗冠军，锒铛入狱后本想放下格斗，却因留守大山里家长们的信任“绑来”一群无人照料的孩子，组成格斗俱乐部。向腾辉假戏真做心疼起孩子，带着他们真正训练起格斗。之后，来俱乐部的孩子越来越多，当孩子们渐渐看到未来曙光时，他们往日的格

斗视频却在社交网络平台疯传，向腾辉被误认为是利用孤儿格斗打黑拳牟利，承受媒体和社会大众的唾弃，俱乐部只能被迫解散……“未成年格斗”的舆论发酵后，被社会各界关注的孩子们却依然没有真正“破笼”。向腾辉开的俱乐部被关，孩子们又被送回留守的大山。即使俱乐部被关，向腾辉也给苏木和马虎等学员们安排了其他俱乐部。然而，学员们竟然重蹈向腾辉的覆辙：苏木因拒绝吃兴奋剂等药物，被俱乐部的教练和学员踩腿，下半生差点就在病床上度过。马虎也“重操旧业”做小流氓，因为抢劫锒铛入狱。

源于真实事件“恩波格斗”的现实主义深度，虽然王宝强的类型片手法稍显粗糙，但电影故事情真挚，且贴合其自身的成长经历，比较能够打动人心。喜剧和功夫，是王宝强身上的两个闪光点。相较于王宝强此前自导自演的喜剧《大闹天竺》低俗浮夸、闹腾油腻，这次他自导自演的《八角笼中》聚焦于底层小人物，展现出被世人所忽视的大山深处的贫瘠现实，让很多观众对这部中国版《摔跤吧！爸爸》《洛奇》刮目相看。王宝强同样出生在草根阶层，该片他凭借动作片的元素倾情投入，让观众透过电影感受到真挚淳朴，大山深处留守的孩子们训练、打拳、受伤，比吃不饱饭看不到未来要好太多。

《八角笼中》这个片名并不完全指代无限制格斗比赛的笼子，也指代孩子们的现实困境，他们生于贫穷的地方，家徒四壁，吃穿很成问题，更不用说教育。王宝强饰演的向腾辉，像极了《我不是药神》里徐峥饰演的卖药的店主程勇，他内心的斗争转变、角色的矛盾纠结、人物的弧光，都表现得淋漓尽致，两人有异曲同工之妙。

影片的主题，既传递了百折不挠的向上精神，也涉及到大山留守儿童的现实问题，还有互联网时代的舆论网络暴力，让观众关注这些被社会忽视的弱势群体。《八角笼中》的落脚点在不服输的精神，也聚焦这些孩子在人生最初的阶段便失去选择梦想的权利。感谢王宝强的“破笼”，让观众们了解电影镜头外现实里这些无形的笼，笔者也期待有更多的人能伸出援手，帮助那些困境儿童圆梦。

片末的字幕给出光明的结局：政府帮助向腾辉重开武馆，王凤、马虎、苏木都在职业格斗的道路上开拓出自己的天地。底层小人物没有爽文叙事，这群孩子们赢了，电影以反类型、反高潮的叙事，摒弃商业电影的情绪运作。这是独属于王宝强熟悉的真诚的现实主义题材作品，也彰显同样从底层出身的他的人文关怀，值得尊敬。

以艺术对话世界 用历史联络当下

■祝凤仪

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以下简称“上影节”）近450部、超1300场影片的展映为影迷们带来了久旱逢甘霖似的狂欢，亦彰显着当下电影蓬勃的艺术生命力和产业活力。在展映片单中，可以观察到两种显著的特征：一方面展示着横向的广度，重视国际视野，又始终落于微处，秉承着深厚的人文气息和情感关怀；另一方面则显示出纵向的深度，与电影史保持对话的同时，也关注其对于当下实践的联系与启发。

以艺术对话世界：国际视野与反思力量

上影节作为中国乃至亚洲地区极具影响力和规模的电影盛会之一，致力于为观众呈现世界各地的优秀电影作品，并促进国际间的文化交流。这一理念体现在多个单元的展映片单中，如“一带一路”电影周致力于展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多元文化和多彩文明，“地球村”和“多元视角”单元为观众带来全球各地电影人的优质作品，“SIFF纪录片”单元同样突出反映了一种关于人类共同体的宏观表达，从而为中外交流打开了艺术的窗口。

这些影片中显示着国际视野与细腻情感的共存，其往往通过个人命运的侧面来透析社会百态，包含着深厚的人文气息和反思价值。如“一带一路”电影周中的影片《巴格达梅西》呈现了一个新闻报道之外的伊拉克，聚焦于一个11岁的男孩在一片破碎的世界中追寻足球梦想、寻找希望的故事；《安全领域》则以一个家庭生活的变化讨论精神健康议题；《虎之日》关注小镇的兽医；《六周》聚焦于怀孕少女的境遇；《与母同行》则讲述了一位中年男子失去母亲后的心路历程。而“SIFF纪录片”单元中的长达七小时的黑白片《菲律宾暴力史》展示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一个家族兴衰，并在这一过程中关注封建主义和权力斗争，审视菲律宾的暴力，以及其从西班牙殖民统治至今的根源。“地球村”单元中的由马里奥·马尔托内执导的《乡愁》讲述了阔别故乡四十载的菲利斯，为探望母亲重新踏上那不勒斯的土地而陷入家乡黑帮与宗教势力纷争的故事。

这些展映影片通过不同的视角和主题，以人类普遍共通的情感、梦想和困境的表达，实现了一种超越界线的情感共鸣和连结，并在这一过程中，引发观众对家庭、灾害、战争、历史、环境、人性等全球性议题的关注和思考，蕴含着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反思力量。

用历史联络当下：对电影史的“追根”与“哺今”

各个时期的优秀电影作品，无不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底蕴，书写着中外电影的发展历程。透过它们，观众将更加深刻与全面地欣赏理解电影艺术。“SIFF经典”单元作为展映中外电影史上的经典佳片的专设单元，今年片单中更是涵盖了众多举足轻重的作品。如科波拉执导的经典黑帮片《教父》；日本电影巨匠市川昆执导的悬疑片《犬神家族》；西班牙女性导演先驱之一的安娜·马丽斯卡尔执导的《少年不知何去处》；英

国电影大师大卫·里恩执导的一战史诗片《阿拉伯的劳伦斯》；阿兰·德龙出演的经典反战电影《克兰先生》；侯孝贤导演的宝岛台湾历史片《悲情城市》；新中国电影史的杰作《早春二月》等。

“向大师致敬”单元也通过展映电影大师们的经典创作，为当代观众提供了了解和进入电影史的切口。此次上影节推出六个相关主题板块：戈达尔、伊丹十三、迈克·李、谢晋、万玛才旦、“特别纪念”。其中“特别纪念”系列，以一人一部代表作的放映方式，向黄蜀芹、秦怡、何平、坂本龙一、青山真治、吴宇森、罗维和彼得·博格丹诺维奇等电影人致敬。

可以看出，对电影大师的作品选择，无不显示出了对代表性与典型性的重视。其中，在我国藏族导演万玛才旦的回顾单元中展映了影片《静静的嘛呢石》《寻找智美更登》《五彩神箭》《塔洛》《气球》《撞死了一只羊》，几乎囊括了万玛才旦所有重要长片作品。上影节也呈现了我国电影大师谢晋的四部经典作品：《女篮5号》《大李、小李和老李》《清凉寺钟声》和《鸦片战争》。这四部影片跨越了谢晋创作生涯的不同时期，展示了他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后的创作风格和艺术成就。作为法国新浪潮导演的让-吕克·戈达尔，其影片在上影节出现过25次，是当之无愧的最受上影节偏爱的导演之一。今年“向大师致敬”单元更是放映了其八部影片，囊括了戈达尔各个时期的创作：早期短片合集到新浪潮时期的《随心所欲》《阿尔法城》《我略知她一二》，以及显示暮年时期的戈达尔对电影与电影史过去与未来的深切思索的《爱的挽歌》《自画像》《影像之书》等。电影大师们的展映作品突显了他们在不同创作时期的转向和发展。于是，这些影片不仅是对电影巨匠们的纪念和缅怀，也为当代观众提供了了解和进入电影史发展的可靠路径，为观众带来了一场场意义深远的回溯之旅。

上影节在重视与电影史保持对话的同时，也时刻关注当下的电影现实，强调经典创作对于当下实践的联系与启发。近几年，从《流浪地球》到《流浪地球2》《宇宙探索编辑部》，关于中国科幻电影崛起的声音此起彼伏，中国科幻的未来走向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讨论。而上影节恰如其时地设立了“科幻电影周”以回应着这一现状。科幻电影周中展映了一些外国经典的科幻电影如被誉为太空歌剧类型的先驱之作《火星之旅》（1918）、开创建构主义式的科幻场景的《火星女王艾莉塔》（1924）等。此外，在“科幻电影周”的“经典回顾”主题中还展映了《珊瑚岛上的死光》《错位》以及《霹雳贝贝》这些相关的中国上世纪80年代科幻电影创作，呈现了中国早期科幻电影人对科幻电影的探索轨迹。科幻电影周“电影科技论坛”中，在谈到中国科幻或者幻想类电影如何建立自己的美学体系这个话题时，许多从业者和专家都提到了“文化”的重要性。中国的科幻电影正处于刚起步的状态，面对着该如何实现传统文化和科技的创作融合的问题，在此刻回顾这些具有人文情怀和时代精神内核的经典科幻创作，也许能够给予当下创作以启发和思考的契机。

（据《光明网》）